

第一章 走出“双朝门”

……徐立清笑着打量了一下这个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小女孩：剪裁合身的小旗袍，透着生气的短头发，白里透红的圆脸蛋，可爱极了。不过他还是叹了口气说：“孩子，你太小了，还是找个亲戚家避一段时间吧。”母亲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徐立清想了一阵，击一下掌，说：“你，红军收下了。”母亲破涕为笑。

这一年，母亲九岁。

一王二贡爷的么女

母亲的祖籍是四川省的宣汉县。

宣汉是川东北一个相对富庶的地方。距县城 40 里 有个叫清溪场的镇子 出镇约半里路 有个山青水秀的村子王家坝 这里就是母亲的故乡。

王家坝像四川的绝大多数地方一样，每户人家都隐蔽在一片茂密的竹丛下，纵横交错的石板路尽力地维系着这个古老村落从先辈起就形成的格局。我母亲的家在王家坝的最南端，紧傍着清清的清溪河。

故乡给母亲留下了许多温馨的回忆。在母亲不知写于何时的一篇文章中，她用清新的笔触这样描述她记忆中的老家：

……王家坝全村都姓王，村子形成于元末明初，据说现在的全村人是从两个兄弟繁衍下来的，因此全村不论贫富，都沾亲带故。我们家在村子的最南端，紧靠清溪河。我记忆中的清溪河很宽，常有渔船和窝棚船来往于河中。这些船逆水北上可到南坝、樊吟一带，顺流南下可以直抵达县。河两岸开阔的坝子里是肥美的稻田。夏天清溪河涨水，会漫了傍河的庄稼田，不过危害并不十分严重。老百姓传说河里有龙，有人还信誓旦旦地说曾在夏天的夜里听到过龙在河里吟啸的声音。因为我家离河最近，乡亲们都说我家沐着龙恩，风水好。

风水好的印证是我们家出了王家坝有史以来的惟一的前清贡生，他就是我的父亲。

我家的院子很大 我的哥哥们常在院中踢足球 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很羡慕我的哥哥们。爷爷为了方便他的两个已成家立业的儿子独立门户 在院墙上开了两个大门，一户走一门 伯父家在东门 我们家在西门。一宅两门 这在当地还不多见。“双朝门”这叫法大概也正缘于此。院子的南面有很高的院墙，墙里是柚子树，还有两棵枇杷树 挂果时节 树上经常果实累累。院墙外是一大片玫瑰 往前是一个大堰池 池里种藕 荷花开时，一池娇粉嫩绿 成了王家坝的一处景致。绕莲池是果林 有桃、杏、核桃等多样果木 再往前是一片葱葱茏茏的大竹林。

河对岸有一座不大的山，叫四望山。我想这山名一定和一个美丽或凄婉的故事有着某种联系，但直到我离开故乡，也没弄清这山名的来历。隔河相望，四望山满目碧绿，优雅秀美 宛如一个妙龄女子。杜鹃花盛开的季节 姹紫嫣红，整个一座山成了花的海洋。山上的野兽、野果子很多，在我们孩子们的眼中，那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去处。秋天野果成熟的时候 哥哥们会在放学后 带着我 到四望山上去摘野果，那是幼时最让我心动的事情……

解放前“双朝门”在王家坝乃至整个清溪场 名气都很大。母亲是“双朝门”西门王二贡爷的么女。

王二贡爷是乡邻们对姥爷的尊称，以至人们淡忘了他的真正名字王天保。贡生的身份使姥爷成了王家坝最有头脸的人物。据说，当年的县令还专门派人送来了写有“诗书传家”的金字大匾 那匾一直挂在“双朝门”的西门上 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取下来。姥爷的贡生身份不能不说是“双朝门”闻名遐迩的一个重

要原因。母亲记事时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她虽然没有见过那块县太爷亲笔题写的金字大匾，但听到乡邻们称呼她的父亲时 依然沿用的是王二贡爷这叫法……

我的母亲出生于 1924 年 6 月 26 日 她是“双朝门”西门王二贡爷最小的孩子。

母亲说她生下来很小，她是听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姥姥对她说的。姥姥说：“你落地时像个小老鼠。”姥姥说她曾担心她长不大。

姥姥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十二个孩子中，有四个没有活到懂事的年龄就夭折了。母亲是王二贡爷的么女。活下来的八个孩子中 二男六女。两个男孩子是二哥和三哥 女孩子的长幼之序是从东门伯伯家的孩子挨着排下来的，五个姐姐依次为五、六、八、九、十 母亲排十二。母亲这一代在王家属“心”字辈 二哥心敏、三哥心正 母亲六姐妹依次为心诗、心雪、心群、心文、心国、心兰。

母亲参加革命后把“心兰”改成了“新兰” 年代久远 她已忘记了改名字的具体时间和缘由。不知这样一改是不是显得更革命些，反正我们五个孩子都觉得还是母亲原先的名字好，不俗，有文化色彩。我们发表这样的意见时 母亲总是笑一笑 说：“这个名字跟了我一辈子 也不错。”

我的姥爷王二贡爷在母亲六岁时就去世了，那时她已初晓世事。在母亲的印象中，她的父亲常年穿件青布长袍，举止儒雅。有时他也穿短衣短裤下田，耕耨犁耙插秧点豆，样样在行，那时他就和一般的农夫没有两样。他还经营着一个颇有规模的油坊 雇着几个工人、伙计 还有一个管账先生。油坊自己榨油

出售,也来料加工,油坊收入是家庭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姥爷如果不忙,有时也到油坊去照护一下。姥爷开明公道,乐于助人,加上他的贡生身分,深受乡里敬重。周围十里八乡,凡有婚丧嫁娶,疑难不决之事,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要拐弯抹角托人请他出面主持。姥爷看重读书,母亲记事时就常听他说:“耕,养命,读,达理,二者废一不可。”他的女娃娃多,旧社会女孩子不能上学,他就在家里开私塾,请了个国学底子很厚的老先生教他的女儿们读四书五经。母亲前面几个岁数大点的姐姐都能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女儿规》和《论语》背得滚瓜烂熟。

母亲没有读过家里的私塾。五四运动后,各地都在办新学,就在母亲出生的头一年,王家坝有了第一个新式学校——宏文小学。母亲的两个哥哥和最小的姐姐心国都是宏文小学的学生,她五岁的时候,姥爷也把她送到那里去读书。

宏文小学对于母亲日后参加革命至关重要,在这所学校里,母亲不仅读书习字,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

穿着长过膝盖的童子军军服,学唱革命歌曲,念总理遗嘱,师生同台演文明戏,远足旅行……母亲至今回忆起当年在宏文小学读书的情景,眼睛里还会放射出神往的光彩。

宏文小学的创始人就是她的叔叔王维舟。

母亲说是她的叔叔王维舟将她引进了另一个天地。

解放后,王维舟姥爷是我们家的常客。那时他在成都工作,任中共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每逢到北京开会,总要来看看我们一家。我第一次见到他时,还不到五岁,母亲让我们五个孩子叫他“外公”。外公给我的印象是个子很高,留着短胡子,说着四川话,是一个挺随和的老头儿。

及至长大些，才得知这个看上去挺随和的外公竟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坚持六年游击战争，创建了川东北第一个游击根据地，而这个根据地日后成为红军四方面军在四川站住脚根并发展壮大的基地。

对于王维舟姥爷的高风亮节和他对革命的特殊贡献，老一辈革命家在各个时期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1943年春节，毛泽东为王维舟题词：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1942年6月3日，时任385旅旅长兼陇东分区专员、陇东特委常委的王维舟56岁寿辰，朱德、吴玉章等撰文祝贺。延安的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当日在第一版以《努力革命二十年如一日——王维舟旅长五十六寿辰》为题，发表了消息。同日同报同版还刊登了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领衔的贺电，同贺的有贺龙、关向应、高岗、徐向前、林彪等人，电文如下：

陇东维舟同志，顷闻五十六寿辰，不胜欢庆，经数十载革命生涯，深佩对无产阶级事业之忠诚与布尔什维克的品质，当此黎明前黑暗时期，借重老区，坐镇陇东，兼领党、政、军，深愿互相策励，共为党的事业，为保卫边区而斗争，谨此电贺，专祝健康，并致敬意。

1965年，王维舟七十八寿辰，当年延安“五老”（系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等五人——笔者注）中的董必武、谢觉哉赋诗祝贺。

谢觉哉的贺诗为：

永是车头不落尘，反清反帝到而今。
爱民爱党心如火，名将从来多善人。

董必武的贺诗为：

廿纪生经大半稊 吾华革命典型重。
与君先后共奔走，顾盼红旗含养颐。

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人物 竟没有躲过文化革命的劫难 在林彪、“四人帮”的诬陷、迫害下 于 1970年 1月 10日含恨去世。

那时 母亲还在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 我则在绵阳的清华大学分校里当泥瓦匠 没人告诉我们王维舟姥爷去世的消息 我们都没能为老人送葬。

后来 当母亲得知王维舟姥爷已辞世而去时 她把自己关在一间小破屋里，整整哭了两天。

二“王善人”造反

王维舟出生于 1887年 原名王天祯 和母亲的父亲王天保都属王家的天字辈。他八岁入馆读私塾，十四岁辍学务农，十九岁到县城学商。在王维舟眼中，西方列强骑在中国人头上称王称霸 大清王朝积弱积贫 死相已露。为了救国救民 王维舟于 1909年到成都考入东门外的工兵学校半工半读。 1911年 清政府把修建川汉铁路权出卖给英、美帝国主义 四川爱国志士发起

保路运动 王维舟是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当年 9 月 7 日 四川总督赵尔丰悍然出兵镇压保路运动 当场打死示威群众数百人 伤者无数 酿成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亲历了这一斗争的王维舟欲哭无泪，对腐败的清政府不再抱任何幻想，连夜潜回东乡（即宣汉）决定进行武装斗争。

家乡的土地，成了王维舟向旧世界宣战的舞台。

回到东乡后 他首先联合龚汉山、刘子丰等进步青年 与同盟会员景昌运等人通力合作 成立了东乡同志保路军 广泛发动群众 经过四十多天的秘密准备 全县五十多个场镇的数万群众被组织了起来。1911 年 10 月 10 日 辛亥革命爆发 远在川东北的王维舟等积极响应。11 月 30 日 在他的率领下 手持刀矛棍棒、土枪土炮的同志军兵分四路围攻东乡县城 活捉了知县吴巽和征收局长吴朝清 打开监狱 释放了全部犯人 推翻了清政府在东乡的统治 成立了东乡军政府 王维舟任警备队长。嗣后又联合大竹孝义会首领李绍伊向绥定 绥定道 驻达县 进军。围攻十余日后 府官广厚 满人 乞求投降。起义军入城成立了达县军政府。东、达光复后 王维舟立即响应孙中山的号召 挑选精悍士兵两千余人 编为北伐大队 自任大队长 准备北伐。但不久南北议和 清帝退位 北伐告停 辛亥革命就此结束。他指挥的北伐大队缩编为一个营，其余人员遣散回家。他仍担任宣汉县警备队长。

1914 年 4 月，王维舟到成都警备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绥定道警备司令兼达县的警备队长。

1915 年 12 月 袁世凯复辟帝制 王维舟怒火中烧 当即邀集达县国民党进步人士陈荫槐、洪秀笙、尹守白等商议 组织护国讨袁军 自任总司令 首先推翻了达县知事 接着攻取营山等地。

1917年孙中山“护法”运动兴起，王维舟所部改称“靖国军”，与北洋军吴光新部展开激战，连克四川开江、云阳、奉节、巫山及湖北秭归、巴东、利川、建始等县。王维舟升任七师三团团长兼任边防司令，亲驻奉节镇守夔门。不久调赴万源，抵御陕军侵扰。此时川、滇、黔各路军阀部队以援陕为名各霸一方，混战不休，黎民百姓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失望之极的王维舟1920年春自动辞职离开四川，独身一人来到了思想活跃的上海，寻求救国之路。

在上海，王维舟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折。

使他发生这种转折的是一个叫金笠的朝鲜人。

金笠是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的负责人，一个偶然的机会有王维舟认识了他，几次交谈之后，王维舟感到共产党的主张正是自己孜孜以求的理想，二人于是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后经金笠介绍，他于1920年4月加入了朝鲜共产党上海支部。

此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

这年底，王维舟被朝鲜共产党金笠等人派往苏联学习。1921年10月，他在莫斯科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大会，见到了列宁。1922年，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中共派出参加会议的代表是张国焘。

1922年夏天，王维舟回国，在北京同吴玉章等一道组织“赤心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帮助处于困难中的苏联，他们又在北京发起“俄灾赈济会”，发动各界募捐10万余元，购成急需物资运往苏联。随后他又到上海组织募捐活动。在上海，他四处打听金笠，才得知自己的这位异国知己已被反动派杀害。那天，他独自徘徊于黄浦江边，在凄冷的寒风中站了整整一天。金

笠的影子在他的眼前挥之不去。

王维舟第一次看到了共产党人流血。

年底，他接到母亲病危的急电，返回宣汉王家坝。1923年春处理完母亲的丧事，创办了宏文小学，并担任校长。

王维舟自苏联回来后，就一直在进行党的地下活动。宏文小学名义上是学校，实际上是他办的一个党的秘密联络点。学校的教员朱先儒、罗新鼎、王波等都是共产党员。他利用校长的公开身份，秘密发展党员，党的基层组织很快发展起来。母亲的几个哥哥姐姐和姐夫任峻卿也在这一时期先后秘密加入了地下党。

王维舟是个理想主义者。作为职业革命家，他从不准乡人喊他“老爷”“东家”。为了将理想付诸实践，他把祖上留下的田地全部分给了穷人、佃户，当众烧了地契。“王善人”的名字因此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整个宣汉。他的这一举动，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注意。国民党县党部开会，专门布置各镇各场要“严密注视王维舟动向，稳定地方秩序”。王维舟出门，好几次发现有人跟梢。

1927年1月，王维舟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在吴玉章的领导下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此期间，他到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并转入中国共产党。

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王维舟遵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回到川东，组织万源李家俊、达县唐伯壮、宣汉雷玉书等人，分头秘密发动群众，建立了川东游击军。母亲的两个哥哥因为闹学潮被县府通缉，也离家参加了游击军。游击军武器匮乏，为了抓枪杆子，在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的六姐的丈夫任峻卿担任了峰城地区民团团团长，控制了部分地方武装。经过艰苦的准备，1929年4月，王维

舟从开江向万源李家俊处运去一批枪弹 同李家俊一道 领导了著名的川东起义，向盘踞在川东北的军阀刘存厚打响了第一枪。随即 革命风暴迅速遍及万源、宣汉、城口三县 游击军不断袭击国民党地方政权，处决罪大恶极的反动派头子。军阀刘存厚慌了手脚 紧急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围剿。王维舟派冉南轩、孙安泰成功策动刘存厚一个连起义 投奔游击军。游击军最盛时 有两千余人枪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一年多 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

军阀刘存厚把王维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出两千元大洋悬赏他 并派了重兵进驻清溪场 还有一个连驻进了王家坝 连长就住在我母亲的家里。母亲还记得那个连长的样子，白白净净，眼睛很小 不到三十岁已经发福了 爱吃猪大肠 还特别喜欢小孩 见了母亲 总要拉住问东问西逗一阵。国民党连长经常指挥他的手下四处活动 搜山 抓人 给地下党和游击军的联络造成很大困难。地下党看母亲年纪小 不易被怀疑 就经常派她去送信。送密信不敢走大道，要从村后的一片密林中穿过去。第一次通过那片阴森森的密林 母亲十分害怕 稍有响动 就以为碰上了野兽 野藤缠了脚 还以为被什么咬住了 连滚带爬把信送到目的地时，浑身上下全被汗水打湿了。

当然 最惊险的是在送信的时候碰到敌人。一次 母亲到好几里外的一个佃户家里去送信，要穿过村后的那片树林。谁知刚走到林子的边上 正好碰上那个白脸连长从林子里出来 她不禁大吃一惊 心想他到这里来干什么。躲是来不及了 她就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一边想着应对的办法。走近了，没等连长问她 她先开了口：“长官 摸到这里做啥子？”

“烦得很 玩玩 想打只野鸭吃。”连长说着 拍了拍吊在屁股

上的盒子枪。

母亲想，怪不得刚才隐隐约约听到了两声枪响。

“没得打上？”母亲故意问。

“妈的，草太长，打不上。”

母亲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今儿晚上，伙房有卤大肠。”

连长一听笑眯了眼：“真的？”

“哪个骗你。”

连长一脸高兴，正要走，又把母亲打量了一下，说：“小娃儿，你上哪里去？”

母亲压住“咚咚”的心跳说：“花儿跑了，有人说在那边看见过。”母亲指了指地方说：“花儿”是家里的一只猫。

这是母亲第一次撒谎，她说从没有说过谎的她不知当时怎么说的那么像回事。

连长说：“要不要我帮你找？”

“不用，花儿胆小，见着生人害怕。”

“那我就回了。”连长说着，在她头上拍了一下，甩着屁股上的盒子枪走了。

母亲吓出一身冷汗，密信就藏在她的鞋窝里，那个连长竟然一点儿没有察觉。

是的，谁会怀疑一个六岁的孩子，敢不顾生死地去闯鬼门关呢？

看着白脸连长转进院子后，母亲骂了声“笨蛋”，赶紧撒开小腿，跑进了那处阴森恐怖的密林……

第二天，母亲正坐在教室里上课，忽然听到从清溪场街上传来了一阵密集的枪声，学校里秩序顿时大乱。她当时一怔，昨天那封信就是送到崖上王波那里去的，这枪声会不会和那封信有

什么关系呢？昨天收信的王波看了那封信后，高兴地把她举了起来，连声说着：“太好了！太好了！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前些年已经离休了的原宏文小学老师，后来在王维舟川东游击军当支队长的王波见到母亲，旧事重提，问：“你还记得打清溪场街的那次战斗吗？”

母亲说记得。母亲说她听到了枪响。

王波说：“那次本来想把那个民团长收拾了，那家伙不知从哪儿听到了风声，跑了，我们弄了十条枪。”

母亲说那也不错，那时候就是缺枪。

王波又问母亲：“你知道那次第一个该记功的是谁？”

母亲摇头，说不知道。

“是你。”王波说，“那次就是收到你送的信后，我们才决定打清溪场的。”

王波的话证实母亲当年的感觉是准确的，当时她就感觉到那阵枪声与自己送的那封信有关系。母亲是个聪明人。

王波又对母亲说：“我看过一篇写你的文章，上面说你九岁参加革命，不对，应该是六岁，提着脑壳给共产党送信，不算参加革命？”他的表情看上去很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

母亲笑一笑说：“九岁参加革命，江青还说是假的。江青说，长征死了那么多人，一个八九岁的小丫头还能活下来？”

王波脸气得铁青，骂了句：“这个臭婆娘，你送信那阵她还不知在上海滩干什么呢。”骂罢他又看着母亲说，“没有死是你命大，按老百姓的话来说，这叫造化！”

母亲笑笑，给她当年的启蒙老师续上一杯茶。

三 革命启蒙

父亲和母亲，我把他们参加革命分成了两种不同的类型。

父亲是江西兴国城里一个泥瓦匠的儿子，纯正的工人血统。苦难和屈辱是自他诞生起就挥之不去的阴影，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他投身穷人的革命，理所当然，顺理成章。母亲则不然，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舍弃浮华而走上了一条前途未卜的人生道路，我把它归之于追求正义的理性选择。

她的红色启蒙教育以及她最接近的一些人，在她完成这一选择上起了催化作用。

就在大革命失败，反动派悬赏捉拿王维舟最吃紧的那些日子，王维舟和母亲的两个哥哥却安全地躲在母亲她们家的阁楼上。那个小阁楼平时用来存放鸦片和银元（当时种植鸦片在川东北很普遍，在市场上，鸦片甚至可以当货币使——笔者注）除了姥爷姥姥，一般人轻易不能上去。王维舟在阁楼上藏匿，起先母亲不知道。王维舟常在夜里来，来后就上了楼，有时好几天不露面，在上面召集党的秘密会议。多数时候母亲的哥哥姐姐也参加。姥爷去世时，母亲六岁，已懂些事了，慢慢地她有些觉察，先是发现她的哥哥姐姐时不时地往楼上钻，后来又发现只要哥哥姐姐上楼，王维舟叔叔也准在楼上。母亲发现他们的行动有些神秘，神情都很庄重，她想他们一定在干什么大事情。

一次，母亲的二哥陪着王维舟上楼时，看见了坐在院子台阶上的母亲。二哥把王维舟送上楼后，又走下来，对他的么妹说：“记着，莫要跟任何人说叔叔在这个楼上。”

母亲也很庄重地点点头，说：“晓得。”

“待会儿还要来些人，也莫要出去说。”

“晓得。”母亲说完，又问：“你们开会吗？”那时母亲已经知道了开会这个词。

二哥点点头。

我想，当时那种神秘、紧张的气氛对于一个刚刚懂点事的小姑娘来说，一定非常好奇和刺激，坐在院中台阶上的母亲终于在某一天楼上又准备开会的时候，对她的哥哥说：

“我不能上楼吗？”

哥哥一怔：“你作啥子想上楼？”

“我也想开会。”

哥哥摸摸她的头说：“不行，你还小。”

母亲觉得有点委屈：“我还帮你们送过信呢。”

哥哥安慰她说：“等你再长两年，就让你参加。”

哥哥说完，上了楼。

院子里静悄悄的，风轻轻吹着，月亮挂在墙边的柚子树上，楼上不时传出压低了的话声和咳嗽声。母亲久久地坐在阁楼下面，像守望着一个圣洁的梦。

姥姥出来喊她睡觉，她说她还想坐坐。姥姥说外面天太凉，她说她要看月亮。

那些日子，母亲想了许多事情。

一天，母亲问她的二哥：“他们为啥子要抓叔叔？”

二哥说：“因为他要为穷人打天下，让世界更公道。”

母亲瞪起了眼睛：“那不是好事吗？”

“可那些官僚军阀、土豪劣绅不喜欢他。”

“他们为啥子不喜欢他？”

“因为叔叔是专为他们掘墓的，你想，他们能喜欢他吗？”

母亲瞪大眼睛听着。

那是母亲第一次严肃地走进她的叔叔和哥哥姐姐们的世界。那是一个让人心动神往的世界。

从那之后，哥哥姐姐经常给她讲一些在她听来十分新鲜的事情。她从他们口中知道了什么叫“革命”，什么叫“阶级”，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压迫”。穷人为什么终年辛劳而不得温饱，土豪劣绅凭什么骑在劳苦大众头上作威作福。一天晚上，叔叔王维舟从楼上下来，看见坐在院子里的小侄女，在她身边坐下来，问她：“心兰，想什么呢？”

母亲说：“想革命的事。”

王维舟笑了，说：“娃儿，你长大了。”

母亲记得那天晚上没有月亮，星星很繁很低。她说她不记得维舟叔叔有那么清闲的晚上，那晚她跟叔叔坐了很久。叔叔知道得真多，叔叔对她说世界上有个国家叫苏联，在那里，人人平等，没有穷人和富人，没有小姐和丫头，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她向往地说，我们要是能那样就好了。叔叔告诉她，我们现在干革命就是为了那一天，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以后的好多天，母亲一直想着那个人人都平等的苏联……

后来，王维舟终于走下小阁楼，离开了母亲的家。她的两个哥哥也跟上他走了。他们奔波在宣汉、开江、梁山一带的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沉寂了几个月的川东大地又沸腾起来了。他们走过的地方，红红火火地建起了农民协会、妇女会和游击队。

母亲心里明白，这些都和小阁楼上那些秘密会议有关。

1930年8月，王维舟又回到了王家坝。他见到母亲时，只摸摸她的头，什么话也没说，又上了小阁楼。过了几天，母亲才